

離別之夜

離別之夜

鍾紹虞著

待名叢書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1928

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再版

書 名 離 別 之 夜

著 者 鍾 紹 虞

發行者 趙 南 公

印數 2001—5000冊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

定 價 大洋六角五分

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

外埠函購 郵費加一

獻 詩

——代序——

『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！』
一篙撐去浪濤裡，滌盡胸襟萬古愁；
萬古愁，恨悠悠！

填海枉勞精衛苦；補天難釋杞人憂！長嘯
仰空隨日逝，馮虛復次步瓊樓。

——君不見

白楊叢下名利客，富貴能存幾度秋？
又不見——

春盡花殘失意人；一抔黃土瘞風流！惟問
底事能千古，『昨日少年今白頭：』

十六年雙十節
紹虞謫于滬上。

再 版 序

誰能說人的生活是有一定的？當我離卻獄門一般的北國時，祇想到五花八門的政治上去鬼混；即到一足踏到繁華警眼的上海，從友人們的談話中，得知政治的混濁比較我臆度的還得加增好幾倍量，所以我的心情開始轉變了。

和我同道從北國南渡的同鄉人中有一董紫簫女士，她的胞弟鐵肩縱然和我同學，但因為我疎懶成性，終就是兩相漠然；即到我臨航的前幾

日，因友人介紹才和她姐弟們相認識，然而，我卻沒有料到她姐弟們都會成為我的益友！我得有現在這樣的能茹苦安貧，這冊書得能够與讀者相見，實在是得她的助力不少！

我的創作生涯正式開始，是在我因紫簫姐介紹和香谷認識後的兩月；他以極年輕的人而能單獨地擔任泰東書局的編輯全責，實在使我驚訝不小，他又肯很熱情的和我交好，我那縹緲的性靈頓感覺無限的不安！我看熱了眼關於他努力創作的情况，也悄悄地寫了兩篇小說——“離別之夜”“未央柳”——但他是怎樣的俏皮？還不等到我清理好時，他非得搶去看看不可，結底祇好把給他；我的肌肉將是怎樣的酸麻，在他有心鼓勵我努力的褒語中。當我寫着“恍惚”，“失戀底哀聲”時，梓藝，馨山從南京回來了，便在不多日後產生了一種泰東月刊，我便因為他

們的介紹得和香谷梓藝在泰東編輯部裏共事。而這本冊子內一切作品，都是在我離上海以前草創成功的。羈留不過半年，除卻了苦悶煩惱的時間，和幹別的工作外，實在祇有有限的辰光，匆忙將事，文字中實不免有無數錯謬處。

書名“離別之夜”，也不過是從牠創作起首，除了略含致謝促我走向荒島的途境的紫簫姐外，實在沒有多的意思。

我的生涯真加水上浮萍一般的無跟！在我困阨萬分的歸途中，偏又中途停留度這粉筆黑板的生活半年以來，都處在極忙亂的現實裏，所以祇像死滅了一般蟄伏在這山凹中，實不免和愛護我們諸君有些隔膜！但使我能感愉快的便是這冊集子的銷路。

好了，在這多暇的暑假中，我將努力的寫幾篇較為完備的作品以報愛護我的諸君：陽光如

烈火一般浸沒了我的書室，我的汗儼如雨滴一般的揮下，我也祇好用白布來屏擋，縱然汗珠并心血同時交迸，我已不好意思把筆擱下，因為我已深深地明白是不能再懶了！我當努力！我當努力！但是，你們愛護我的朋友，我的作品已搬了住所，我們血潮社出版的“血潮月刊”才是牠的居留地。

紹虞寫於川四省立第四師範學校。

一九二八.七.一。

目 次

獻詩(代序)	1
--------	---

(上集……小說)

孤獨	1 — 43
海角哀鴻	44 — 75
未央柳	76 — 101
失戀底哀聲	102 — 117
一般父母的心	118 — 127
離別之夜	128 — 142

(下集……詩)

墓	143 — 146
不安的冥想	147 — 150

秋雨梧桐	51 — 153
假如我能夠	154 — 156
夢	157 — 159
「恨之網」	160 — 164
細雨迷濛的秋 夜	165 — 167
恍惚	168 — 170

孤 獨

他近來越發的孤獨了，簡直變成一個大自然的寵兒，世人與他中間，介隔着一壁很牢固的屏障。

當薄霧濛濛的殘照裏，他必沿着棧槐成陰的夾道信步馳去，一直到僻靜無人的地方，斜倚着那極古怪的樹幹，呆呆地瞪視着堤下的溪流，很久很久的……在他那縹緲的心境中，似覺有許多起伏無定的皺痕，然而，却像那素無頭緒的

絲禁！後來，暮鴉「呀呀」的狂叫起來了，才驚破了他的迷夢，於是長吁一聲：“*Oh,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!*”從眼眶中淌出幾行清淚；其實他自己也不很明白這到底爲甚？！

他覺得在這個寧靜的陰林中，蘊藏有永的生趣，所以整日的他祇是盤桓在這個所在，天水相映的回光，直射在他那清瘦呈蒼白色的面上，更襯得他的形色慘淡。他手中常握着一冊 *Rubalyat of omer Khayyam*，一看到下面幾段——

*With me along the strip of Herbage strown,
That just divides the desert from the sown,
Where name of slave and sultan is forgot —
And peace to mahmud on his golden Throne!*

*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,
A jug of wine, a loaf of Bread-and Thou
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—
Ah,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!*

*Some for the Glories of This world; and some
Sigh for the Prophet's Paradise to come;
Sh, take the Cash, and let the Credit go,
Nor heed the rumble of a distant Drum!*

*Look to the blowing Rose about us—"Lo,
"J/roughing", she says, "into the world I blow,
"At once the silken tassell of my Purse
"Tear, and its Treasure no the Garden
throw."*

他一定高聲歌吟好幾番，直到後來他仰空長嘯了！隱約中似乎那儲滿白雲的太空，站立着一個絕美的「愛之神」，正背弓搭箭不斷的在那兒跳舞，從蘋果色的裙角處，有時呈露她的白嫩的肌膚；那悠久無窮的大自然，也隨跟着向他點頭。他回顧四周的草木，也正默默的向他微笑。他樂極了！毫無忌憚的開口吟道——

身比黃花霜露侵·精靈難昧費追尋！
青琴絕調原誰曉？絲酷澆愁且自斟。
終古常新惟皎日，永恆爲侶是陰林。
有閑時送烟波逝·細數濛濛薄霧沉。

往復的念誦着。後來，他覺得心中蘊結的煩惱在此大自然中澆盡了，任情的狂笑了一番。從草地上拾起他近來不離片刻的侶伴——酒

扈，向着樹梢的歸宿鳥高呼道：

——呵！鳥呀！能來和我「浮一大白」嗎？

從他的清瘦呈蒼白色的臉上，滿浮着適意的神情；不一忽他竟至沉醉橫倒在蓼草上。據他的體魄說來，似乎不應該這樣的戕殺，但是……

他近來越發消瘦得可憐了。

在他的早熟性情中，留下一個難以自範的罪過，縱在事後有無限的懊悔，但這祇是暫時的，對於他那浪漫性情是常失了效能。每當一番刺激後，那種難以自範的罪過，越發的重犯了。

學校裏的功課，不用說他感覺得像咀蠟似的，近來也少有去上堂了；也許在那主要課程時去一遭，然而，在他奇疑攪塞的心境中，總會有不明其妙的感覺，——教授的鼓勵話，同學們閃

燦的眼光，他總認為是專在指責他，猥褻他，
…終於使他的兩頰發赤了，於是不得不匆忙低下頭去。他的心靈奔越了，正如飛雲逝電一般的；好容易等到「噓，噓」一聲一聲的下堂鐘響了，他正如死囚一般從不幸中獲得自由，連教授退堂的一刻他都不得，匆忙的跑出學校去。

他跑得氣喘了，額上的汗珠，恰同雨點一般的滴下；像天堂似的陰林，又有了他的呼吸，從脇下取出儲書的皮夾，撲的一聲摔在地面：「撈什子，撈什子！」他這樣的罵了一陣，似乎才能夠雪去適間的恥辱。

暮煙又籠罩下來了。淡淡無雲的天堂，已模糊着幾點疎星，那夜正是上弦時節，他指望着有一彎新月呈現，但仍舊是霧煙濃重，把四周都變成陰霾森嚴了，祇有——習習的涼風吹着，唧唧的虫聲嚷着，他不禁仰空高叫道：——

娟娟的新月，你正是——

愛神般的柔美，

詩人般的恬靜，

處女般的嫵媚，

清風爲你蕩漾着；

蓼草爲你跳舞着，

蟋蟀爲你歌着唱，

.....

這一幅自然的美景，總須你

皎潔的照澈才有幽趣！

從淒涼風裏傳播來陣陣笑語，刺激到他那敏銳的神經，陡然感覺着很奇怪似的，於是，他匆忙的屈下身子躲藏在大可數抱樹幹後；那笑語越發的切近了，走過了兩個黑影；他更注意了，注意到那倆的談話：

——我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！